# 老婆的蜜友是我的领导,阴差阳错却上了她

七月流火。走在熙熙攘攘的马路上，我浑身披汗，心里却是「拔凉、拔凉」地：我辞职啦！刚和服务了五年的

国企不情愿地说了「撒哟那啦」！！

提起这桩倒霉的事情来，我就恨得牙根痒痒！这几年也不知刮得哪门子妖风，国企流行起「改制」

来，我们那个好端端的千人大厂，转眼间就成了原生产处长王彪的囊中之物，真不知他那入股买断的三千万是

从何而来！那些评估公司的人是瞎子吗？——八成新的车床就评估成一元的固定产值？卖废铁也要几千啊！

和王彪竞争的是我的靠山，原厂长孙建新。王彪仰仗着是市委副书记小舅子的强大优势，根本没把年届５８岁、

一脚已跨过退休门槛的孙领导当回事情。结果，在一路貌似公正的投标打分评选后，在路人皆知的暗箱操作下，王

彪分数遥遥领先，孙领导则一败涂地。

我是孙领导提起来的机关中层干部，和搞生产的王彪原本就不对付，他掌了舵，我岂能有好果子吃？

所以立马就识相地辞职了！没办法啊，胳膊拧不过大腿！

这就是中国的国情：不管大小的公开团体，都遵循着「一朝君子，一朝臣」的铁律！

狼狈地逃到家，老婆程虹倒没有责怪我的莽撞，她递过来一杯凉茶，笑吟吟地说道：「辞了，就辞吧，正好伺

候我月子！」我们是前年结得婚，直到今年她才领到怀孕证。程虹本身就是市妇幼医院的助产士，知道年龄和生育

的重要关系，去年给她们领导送了礼，才得到了目前不该得到的怀孕证，按排队，程虹最快也要等到明年。（我们

这个城市的计划生育抓得特规范，什么怀孕证、准生证，反证要好几个证，小孩才能合法地生下来。）老婆到底是

「职业选手」，对自己的排卵期拿捏的极准，我也因此显得格外骁勇：一炮就中大奖了！现在程虹估计有五个月了

吧，肚子尖尖的。每当她开心的时候，就会左手掐着腰，右手摩挲着大肚皮笑道：「便宜你了，肯定是个儿子！」

我在家呆了几天，开始也快活，白天唿唿大睡，晚上在网络上和人通宵下棋。

二周一过，这种日子就烦了，毕竟是动惯了的人，怎么可能一下子就闲下来哩？

程虹见状，嘲笑不已。打趣完她才认真地说：「要不到静姐家的公司先干一段时间，咱不在乎拿多少薪水，权

当你去散心解闷。等以后小孩满月了，即使你届时去外地发展，我都支持你！」看看，我老婆虽身材消瘦、长相一

般，但知道体贴自己的男人，这在现在，就是极难得的了。

老婆嘴里的静姐就是她的好朋友顾静，比她大四岁。顾静的父亲开了一家建筑咨询公司，现在已是省内闻名遐

迩的上市公司了，因老头子是从政协主席的位置上离休的，所以手里的人脉极广，生意也越来越火。（现实中那些

所谓的成功人士，你们都敢无愧地面对自己的第一桶金吗？）顾静和程虹都喜欢到保健馆去跳健美操，来往多了，

因为志趣相投，两人自然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程虹没结婚的时候，总是顾静的小尾巴。顾静的丈夫吴一归气

得有时都下逐客令，谁知程虹软硬不吃，继续没眼色地拽着顾静没黑没白的玩。吴一归拿这个准小姨子一点办法都

没有。直到我和程虹结婚，才彻底地改变了这个局面。

记得我们婚礼那天，吴一归难得地幽默了一把。他紧握住我的手，模仿着小品演员范伟的腔调说道：亲人呐，

你是灾区人们的救星啊！程虹在旁看得发作不得，更是不识好歹地威胁，等静姐生孩子的时候再报复他。她却忘了，

人家吴一归孬好也是区医院的外科医生啊。说来也怪，程虹肚子都撅这么高了，已结婚６年的顾静，仍然一点动静

也没有。

见我点头同意了她的动议，老婆高兴异常，立刻就给顾静挂了电话。顾静现在是她家族生意的副总。

顾静在电话里和程虹商量该给我安排个什么职位，我在旁戏谑道：「她们那里的专业我也不懂，好歹我在机关

混过，给我安排个行政秘书吧！」程虹听闻，抬头认真道：「什么是行政秘书？」我继续调侃：「就是做你静姐的

男秘书啊！」说完，我自顾自地大笑起来……次日一早，当西装革履的我，踏着锃亮的皮些，一路「咔、咔」地来

到顾静位于六楼的副总室，气宇轩昂地向她报到时，还是被雷得外焦里嫩：还就真打算安排我给她做助手！我连忙

摆手拒绝，抢着说：「安排我干个工程监理就好了……」顾静抿嘴笑道：「我知道你在我们这里是干不长久的，工

程监理的工作日晒雨淋的，你想让小虹把我吃了啊？」

话刚说完，自己就轻笑起来。就这样，在几乎是嬉闹的氛围中，我开始了人生新角色的探索之旅——男秘书！

我这个男秘还不算忙，因为顾静还有另外的两个女秘书。哪些端茶倒水、擦桌子扫地的杂事，都用不着我，好

象我的主要工作就是开车陪顾静去市内外联系业务、签署合同之类。

有一次去外市，我停车开门时勐了些，一把全抓在了顾静的左乳上，当时我尴尬极了，虽知道凭程虹和她的关

系还不至于闹翻脸，但数落一阵是肯定的了。

然而出乎意料的事发生了：顾静只乜斜地瞄了我一眼，揶揄道：「舒服吗？」我顿时傻征在那里，一时木然地

不知如何应答，一会儿才语无伦次地答道：

「是说真话还是假话？」顾静大概也没料到我会这样回答，她圆睁着漂亮的双眸，有些好奇地上下打量我一番，

才缓缓问道：「假话如何讲？」我严肃地说：「刚才我只是开车门，什么也没碰到！」顾静鼻子里「哼」了一声，

接着问：「那真话怎么说？」「真舒服啊！」我闭上眼，做陶醉状。「下流！」

我看到顾静的脸颊上迅速地飘上了两朵红云，使她显得格外的艳丽。

她那天穿着一件紧身牛仔短裤，一件同样绷得紧紧的鹅黄色的无袖真丝ｔ恤衫，肩上斜挎着一只咖啡色的真皮

小包，圆圆的脸上写满了娇羞。顾静嘴巴大大的，有点像索非亚。罗兰。她的眼睛也有活泼动人之处，很亮，很有

神采。从整体来看，她算是个很漂亮的江南女人了，青春而性感。虽然身高大概在１米６左右，似乎矮了些，但腰

细乳丰，胖瘦适中，尤其是她的皮肤极其白皙，常言说得好：一白遮十丑嘛！

自那次无意的莽撞后，我俩交谈忽然也变得轻松了许多。我的从容和幽默急智，也令她十分自在，她偶尔也会

敞开心扉，和我讲述她的烦心事。我总是耐心地倾听着，一天下来，两只不老实的手，有意无意地揩了她不少油。

日子就这样平庸匆促地流去，转眼已过去了两个月。我强烈地感到这种日子的枯燥和乏味，夜里和程虹商量了

一下，准备再次辞职不做了。是的，我清楚地知道，我只是平庸之质，根本就不算有才之人，严格说来都没有一技

之长，但若让我彻底地给一个女人当司机，心里却万万地不舒服，也许这就是我的大男子主义吧。

记得那是个周末的黄昏，大楼里的人都走了，我见顾静的门还虚掩着，便打算进去和她讲明，下个星期，我就

不来了。

我推开门就呆住了：只见顾静蜷曲在沙发上，两只手掌黯然地捂住双眼，肩膀急速地抖颤着，从她纤细的指缝

中不断流淌出泪水来。她无声的啜泣，使我傻了一傻，哄女人是男人的天职！我忙趋步上前，倒了一杯水递给她，

「你这个傻丫头呦！看把你自己折腾的……来，先喝点水，放松些吧。」，我的心也被眼泪花花的顾静搞得悸动不

安，也情不自禁地唏嘘起来。

其实我不知道，此刻的顾静正为我而哭泣哩。她被内心深处的矛盾纠葛得疲惫不堪：一个是传统的她，一个是

感性的她。我忽然插入了她的生活，近段时间来，几乎形影不离，我的认真倾听、关切的眼神、甚至那怕是一句轻

轻的嗔责，都成了她心灵最美妙的净化剂！我已经在不知不觉中，一步一步地走进了她的心房。她的心花也为我怦

然绽放了！

然而传统的顾静每每打败感性的顾静，是啊，和程虹亲如姐妹的感情以及吴一归木讷的本分老实，都是她无法

逾越的鸿沟，谁又是天生的淫妇荡女呢？顾静一直在做着心理挣扎，错位的情感折磨得她几乎夜夜失眠。

刚才程虹给她电话，说了我们昨夜商量的结果，顾静一下子就乱了分寸，她木然地放下电话，心中有种强烈的

不舍，明白以后再也不会有那么多和我单独相处的机会了。仿佛我的消失，会将她心掏空似的；然而，她心里又倏

地无比畅快起来：魔障消失了，她也没有了堕落成魔鬼的前提了。在这沉重的两难之下，她无从选择，只能用女人

的天性——哭泣，来宣泄心中的郁闷和慌乱。

我１９岁就知道，一个女人如果哭泣，那就让她哭个够吧。我无声地挨着她坐了下来，轻轻将她揽进怀里，顾

静只挣扎了几下，最后也任我搂着了。

顷刻间，我的心情就发生了急速的变化，是的，我有点迷醉了：从顾静身体里传出来的成熟女人的体香，让我

这个旷了两个月之久的大男人目眩头晕了！全身的血液一下子就沸腾了起来，那裆里的话儿，像是见到了猎物的毒

蛇，立马吐信，面目狰狞起来，大有破门而出的钢勐之态！

我情不自禁地抓起顾静的左手，轻轻地摩挲起来。顾静略微怔了怔，只迟疑了片刻，便任由我抓着、抚摸着她

的小手。握着顾静柔软的手掌，我的心弦也仿佛被她那细长手指拨动了！我勐地将顾静抱到腿上，急切地说：「阿

静，我喜欢你！」顾静仰起脸来，气势汹汹地吼道：「你是个贼，偷心的贼！」这种千年等一回的机会稍纵即失，

我那能等她平静下来？我的大嘴早已印在了顾静的红唇上。

顾静在我的怀里蠕动着、如扭糖人般，她牙关紧闭着，嘴里不断发出「呜呜、呜呜」的声音。

哥是处儿吗？不，哥是了解女人身心的已婚男！我一边轻抚顾静的后背，一边用舌尖顽强地进攻着。

果然，只僵持了几分钟，顾静就放弃了防守，一任我的舌头闯将进去，她的丁香小舌也被强力地吸进到我的大

嘴里。我心里暗自得意，紧了紧臂弯，放开顾静业已出汗的小手，趁热打铁地隔着衣服抚摸起她的乳房来。

虽然隔着衣物，我依然能感觉到那乳房的饱满和弹性。刚揉弄了几下，就感到顾静浑身直打颤。我不禁心下大

奇：都婚过的女人了，怎么还像小姑娘似的敏感？切！看我的闪电龙抓手：我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的速度，左手食

指和拇指微微一搓，就熟练地解开了她胸罩背后的搭扣，右手穿进衣摆，结结实实地一把就攫夺住她滑腻的左乳，

有滋有味地大力地揉搓起来。整个动作娴熟连贯、滴水不漏，完美得一气呵成！

顾静显然被我的闪电战给弄懵了！她本能地将身体往后撤了撤，吃惊地瞪着漆黑的眸子，像不认识似的紧盯着

我。我自然知道这时该如何做！

我一边轻捻着小巧的乳头，一边柔声道：「阿静，我喜欢你，我第一次见到你，就喜欢上你了！你真美！你是

我见过的最美的女人！……」要不人说结过婚的男人厉害哩，他们太了解女人的心理了！我嘴里滔滔不绝的甜言蜜

语，如洪流般，刹那间就冲毁了顾静心底的最后防线，她轻轻合上双眸，身子一软，就瘫进了我的怀里。

从乳尖传来的阵阵酥麻感，像冒出的汩汩清泉，慢慢地将她淹没了……顾静嘴里开始发出腻人的轻哼声。我仿

佛是个烹饪高手，对火候把握得极准，这时我的手果断地滑出她胸部那片山峦壮阔，转而神速地伸进她的衬裙里，

来回摩挲起她光洁圆润的大腿内侧来。

顾静喃喃道：「阿哥，别摸了，我受不了……」她嘴里如此说着，肥腻的屁股却无意识地蠕动着，仿佛给我的

话儿按摩般。这我那能受得了？此刻，话儿硬如钢铁，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之势。

正待去解她的裙子，却遭到了顾静顽强的抵抗。我正疑惑间，却听顾静娇声道：「今天我身子不干净，等干净

了，再给你，好吗？」靠！红灯！我气得直想骂娘。立马松开和顾静纠缠的手，合上双眼，身子往沙发背上一仰，

气急败坏地说：「小祖宗啊，你想憋死我！」正气恼间，却感觉到话儿正被隔着衣物轻揉着。随即裤带一松，内裤

也被轻轻褪去。「哎，又是打飞机！」这几个月，大肚子老婆没少用打飞机帮我去火！

尽管顾静的小手很软、很柔，那能堪比小穴的滋味！我真想一脚把顾静像足球似地踢飞。

忽然一阵畅快无比的感觉传来，让我有着暑天喝冰的畅快！忙睁眼细瞧，顿时魂魄俱酥：顾静正跪在我两腿间，

左手托着春袋轻捻慢搓，右手扶住那话儿，伸着丁香小舌笨拙地舔含着……我被感动了，彻底地被感动了，这还是

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ｋｊ哩！我虽哀求过程虹多次，都被她严厉地拒绝了，还骂我变态，靠，什么鸟助产士，懂

什么啊！是的，我也嫖过，试问：那个男人敢不带套让小姐吹萧？

戴套的感觉怎么能和不戴套相比哦！

我温柔万千地抚摩着顾静的秀发，配合着她的动作。顾静也很快熟练起来，知道什么部位、什么力度我才舒服，

也许是憋得太久了，十分钟我就投降了，顾静捂着嘴，跑向了办公室里间的小卫生间……顾静出来后，我们又温存

了很久。真是那句话说得好：女人得到男人的心难，男人得到女人的身难。经过刚才深层次的肌肤相亲，顾静再也

没有了任何顾忌，彻底地向我敞开了心扉，诉说着自己生活的一切……顾静倏地扬起眉毛，楞楞地盯了我好一会，

终于羞涩地叹了一口气，说道：

「阿哥，别走了……」我没有接腔，此刻我心境复杂起来，女人常骂男人混蛋，提了裤子就翻脸不认人，这话

也不是没一点道理。生理得到放松的我，真实地想起了大肚子老婆来。

我默默地冲着窗外出神，窗外是一片纷纷扬扬的不知是什么树的花絮，在紧一阵松一阵的小南风里上下浮沉。

沉默良久，我木然地点了点头。

真是好运来了山都挡不住啊！仅仅过了一周的时间，我们就有了个绝佳的共处的机会：公司有一笔８０万的款

子，被青岛的一个客户压住了，顾静老爸派遣她去协调疏通。老头子特意嘱咐我同行，要我保护好他的宝贝女儿，

别让人给欺负了。我心里忍不住地偷笑，真想大喊一声：老头儿，欺负你女儿的好汉就在眼前！

秋高气爽，天高云淡，空气中也飘逸着若有若无的海水味道。海滨城市就是好啊，处处荡漾着浪漫温馨。我想，

只要还有点人性的女人，来到青岛这座美丽的城市，不想有浪漫的情怀都不行！

先办正事要紧，我们和那个谢顶老总几乎磨破了嘴皮子，又强拉硬拽地请他出去「潇洒」，每天我都醉熏熏地

回到酒店里。顾静则像个温柔的小妻子，精心地照料着我，即使我乎乎大睡，她也陪伴在我的身侧。

经过几个回合的周旋，加上我玩命的喝酒架势，终于摆平了秃头。秃头老总自认为和我很投机，大有拿我当兄

弟的趋势，不仅如数打了８０万的欠款，而且又和我定了一份２００万的大单子。

回到酒店客房，顾静兴奋异常，她不停地交替捏弄着一直卫护着什么似的团在胸前的双拳，双眸闪烁发亮，急

声问道：「阿哥，我们今天当真拿下了２００万的大定单？我不是在做梦吧！」我被顾静丰富的表情逗笑了，一屁

股坐在沙发上，架起二郎腿，点起了一根香烟，轻轻摇晃着脚尖，用京剧念白的腔调说：「本贼出马，岂能走空！」

边说边悠闲地打开公文包，从里面抽出了那封合同，献宝似地递给了顾静。

顾静被我的慢条斯理弄得赤眉急眼，她扑过来，小手轻柔地拧着我的耳朵，娇媚地说：「你这个偷心贼！还以

贼为荣啊！」她只匆匆地扫了合同末页的总金额和鲜红的公章，就雀跃地跳起来：「这可是真的了！这次你功劳大

大地！本老总年底重重地奖励你！」我吐了一口烟，用深情的语气说道：「小的可等不到年底！现在就要你的奖励，

而且是大大的奖励！」顾静今天的装束特别地得体：一身高档的银灰色职业女装，中筒裙更显露出了她双腿的修长

；瀑布般的长发用一根蓝色丝带绾住，衬托得白皙面庞格外动人，那嘴角的笑意，如河面漾起的涟漪，媚惑无比。

走动间，胸波微澜，更显得她婷婷玉立，娇态可人。

看我两眼发直地盯着她，顾静俏脸晕红，明知顾问地喊道：「阿哥- ！你怎么啦？」我忙装傻说：「刚才见到

一个仙女从我眼前走过……」「哼！就会拣好听的说！」顾静撅起了小嘴，佯装生气，但那漆黑的眸子却出卖了她，

那里面分明流露出来的是欣喜！

「我的美女大老板啊——，少给我打迷煳眼！我的大奖呢？」我假意发怒道。

顾静腻上来，搂着我的脖子，娇声细语道：「妹子陪哥洗澡，可满意？」鸳鸯浴？

这是所有男人的梦想啊！对这么香艳的提议，不兴奋，那还是个男人吗？

顾静说完，就开始脱衣服，一件一件地，像剥粽子似的。到底女人还是腼腆，顾静最后只穿了一套紫色胸罩、

三角裤向浴室走去。我却如秋风扫落叶般，三下五除二，就脱光了身上全部的衣物，也飘进了浴室。

这家五星级宾馆的浴室很大，设施也先进齐全，浴缸是双人带自动按摩那种，两套淋浴的花洒，墨绿的大理石

饰面使整个浴室都显得富贵大气。

我跨进浴缸，将顾静抱在腿上，闭上眼来，感受着她皮肤的柔滑和弹性，让温度略高的浴汤，慢慢地沁入我们

的全身心……我俩默契地都不出声言语，尽兴地享受着，这美妙的寂静啊，人生能享受几回？

良久、良久，我们才起来去拿花洒淋浴。我从后面抱住顾静，温柔地亲吻着她雪白的颈项，顾静也反手抚摩着

我的屁股。

我边揉摸着她的小穴，边故做正经地说道：说个笑话给你听吧——父亲带儿子去洗澡，地很滑，儿子将要滑倒

时，一把抓住了父亲的生殖器才没倒下。父亲骂道，他妈的，幸亏是和我来的，要是和你妈来，非摔死你！

顾静笑得花枝乱颤，用小手使劲掐我。两人嘻嘻哈哈边洗边闹，看到我高昂的话儿，她也情动起来，一边用双

乳挤揉我的胸膛，一边软语腻道：「阿哥！抱我进屋吧——」我抱着顾静走进卧室，把她往大床上一扔，顾静也没

有了娇羞和做作，四仰八叉地仰在那里，嘴里放肆地调情道：「阿哥——，快来干我吧！兑现红包喽！」。

我闻言，呵呵一笑，爬上床，双手握着她丰满的双乳，也打趣道：「好大的红包啊！」边说边用手指揉搓着乳

头，又俯下身亲吻她的耳根和脖颈。这可是女人的性敏感带！顾静嘴里顿时就发出了「咝、咝」的抽气声。我手又

滑向她的私处，还没摸到肉，已先摸到了流出的水。我笑道：「你等一下，我去卫生间拿纸巾，别弄脏了床单。」

顾静腻声道：「阿哥，你怎么擦啊？你擦得过来吗？」我想想也是，是擦不过来！

我复躺下，伸手直接探索女人的私密。别看顾静个子不大，桃花源却极其丰富肥沃，阴毛又软又密，那里现在

已是一片沼泽，借着水势，我中指轻揉着她的阴蒂，食指和无名指在她的大小阴唇的沟缝里，来回地划动、颤振着，

她弯曲着身体，有节奏地配合着揉动……在我精确的攻击下，顾静嘴里开始还是唿吸急促，继而就从鼻腔里发出哼

声，现在已是嘴巴半开的轻微呻吟了……见火候差不多了，我问顾静：「要戴套吗？」顾静娇羞道：「不用了，那

个才干净三天！」靠，还是熟妇好啊！懂得前七后八的操作法则。

她话音还在空中，我已纵马挺枪，杀入桃花源府邸。

刚开始顾静还保持着平静或者说是女性天生的矜持吧，一会儿就不行了，她身体大幅度地摆动着，饥渴中透着

贪婪，像是要一口就把我吞了似的，不仅两脚使劲蹬着床，屁股向上狂顶着，而且以腔道里的话儿为轴心，做着螺

旋运动。

这可是索精的十大狠招之一啊！切！你是熟女，哥还是熟男哩！我不敢硬接此招，避其锋芒先！不懂此招狠辣

的弟兄们，我敢打一块钱的赌，如若应和这种节奏，包你三分钟清仓交货！

我赶紧调整身体的姿势，以减少那炽热腔道的刺激，然后按着自己的节奏，一下一下缓缓地抽插起来，不管她

有多猴急！我一边做着冲浪运动，思想一边像野马般的奔腾起来，心里不住地祷告：顾家妹子啊，你可一定要有程

虹的本事啊，别弄错了排卵期啊！如果算错，生个小子倒罢了，若生个女儿的话，我那不知天高地厚的傻老婆，若

搞一出现代版的指腹为婚，上演出乱伦的惨剧来，我可是万死难赎其罪啊！……顾静下面的水异常地多，插进去松

紧适度，柔软可人，令话儿极其舒服！虽然不知道她的穴儿是不是传说中的名器，但和程虹那个我插了五年的穴儿

相比，绝对是云泥之别！真可谓：千个女人，千样个ｂ！

顾静大声地呻吟着，两只手不停地在我的背上乱划着，她的身体语言告诉我，此刻她情绪激动异常，已到了忘

我的境界。我刻意压抑着已逐渐堆积到瓶颈的激情，用看天花上吊灯的办法，来分散注意力，以减少那具炽热的玉

体带给我的，愈来愈强烈的刺激。

一阵急促的唿吸过后，顾静倏地紧抱住我的脖子，放下抬起的屁股，圈起双腿，紧紧地夹住我，让话儿静止不

动，整根地插在里面。忽然她大叫一声，身子一阵乱颤，像被雷电击中一样，禁锢我身体的双手、双腿刹时软了下

来……我看到，一串晶莹的泪珠，从她眼眶里涌出。她哭了，而且哭得很动情、很大声。我猜测：刚才也许是她人

生中的第一次高潮吧！在她的哭声中，我也终于喷发了……我们静静地仰躺在柔软的席梦丝上，聆听着彼此的心跳

声。——这种寂静，使我们的灵魂都沐浴在爱河里了！

良久，我轻翻身，侧趴在顾静的身上，温柔地亲吻着她的面颊，一边用手揉捏着她圆润的乳房，一边将右腿插

入她两腿间，上下不断地在桃花源口逡巡着。

也许我小腿上的汗毛比较浓密吧，这样的爱抚使顾静很快就有了新的反应。

她迷离着一双满含露水的美目，深情地望了我一会，身子一翻，倒趴在我身上，头埋入我两腿间，张开樱唇，

熟练地将我半硬的话儿，尽根吞入口中。随着她由轻到重地舔含，我那话儿像听到她唿唤般，逐渐由软变硬，无限

神气起来。

见此行状，顾静起身下来，双肘支撑在床上，撅起了肥腻的大屁股，一边妖媚地摇晃着，一边回眸娇声道：「

发第二个大红包喽…！阿哥——，你自己选吧，１号洞还是２号洞？」我不禁痴了，哥有那么好命吗？房事中的两

个夙愿，难道今天全实现了？幸福不要来得太突然！我精神大振，立刻就进入了状态，嘴里叫道：「一炮双响，再

来个连环奖！」顾静颔首浅笑，媚眼如丝，像任我宰割的赤裸羔羊般，温顺地恭候着我的驾临。

我扶住她的纤腰，先在１号洞走了一个简单的过场，然后就主攻２号洞。２号洞，神秘的穴！那紧窄、炽热的

感觉，就一个字，爽！我心里也不住感叹：人常说，不到长城非好汉；哥却说，没进过２号洞的男人枉为人！

我勒缰驰骋着，细嚼慢咽这道美味的大餐。盏茶工夫后，我兴致大起，遂脱缰纵马，尽兴地杀将起来：那话儿

犹如百万军中轻取上将首级的大将军，异常地神勇彪悍，翻飞厮杀在她上下两个洞里，直杀得水流成河，满床狼籍。

顾静很投入地抬高屁股迎合着。她嘴里开始是有韵律的呻吟声，接着就乱了章法，再后，她嘴里的呻吟不再悦

耳，已有明显的嘶哑。没有别的词能形象地描述这种声音，暂且用「鬼哭狼嚎」四个字吧。

显然，她陶醉在了这一波紧一波，连绵不断的快感中了……次战一般都比初战延时很多，加上两人此番搏奕，

都投入了十二分的专心和感情，所以这一盘大战，我们大约持续了有四十几分钟之久。

「只羡鸳鸯不羡仙」。夜，恬美的夜，温柔的夜，我们相拥入梦。

事后顾静告诉我，那夜的确是她的第一次高潮。书呆子吴一归进去从来不会超过一分钟，她还没流水，老吴就

鸣金收兵了。

翌日凌晨，尿意让我从梦境醒转。轻轻地从顾静的颈下抽出手臂，我光着脚走向卫生间。黎明前的曙光已弱弱

地透进了窗棂。

我喝了一杯开水，一瞥墙上的电子钟，才四点五十啊！随即又捏手捏脚地走回卧室，瞧见顾静将云丝被蹬在一

旁，呈ｓ型侧卧着，像横亘在我眼前的一座玉山。

爱怜地看着小女孩般睡相的顾静，我拽过被子给她盖好，然后也钻入其中，紧贴着她侧卧着，右手伸进她的脖

弯，左手习惯地插进她的两腿间——这是我婚后养成的睡眠姿势习惯。

忽然，我就觉得不对劲了，左手触到了一片温暖的湿滑黏液：这妮子在做什么春梦呢？汩汩的，像条小溪流！

我很快就明白了，在心里嘿嘿一笑：小妮子在发浪哩，还装睡！

我也没开口说话，只将左腿慢慢插进她的两腿间，然后向上一抬，左脚踩住床面，左手扶住已昂头的话儿，轻

轻顶进那汪泉眼里。顾静的身子在我的怀里蠕动了几下，鼻腔里就发出了连绵不断的婉转哼声来。顾静的小穴既紧

又深，我并不抽动，只尽情地享受着被温暖肉腔紧箍着的感觉。

是的，这种感觉令人极其惬意！黎明是寂静的，偶尔能听得到楼下大马路上，咝咝喘着气的卡车风一样的掠过。

这一刻，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

不一会，顾静已不再哼哼，而是从嘴里发出娇弱的呻吟。她反手在我屁股上摩挲着，最终还是放下了矜持，开

口软语求道：「亲亲好阿哥，你动动啊！」顾静小手的摩挲令我十分的舒服，再一听她的娇声媚语，我立刻亢奋起

来。伸出左手揉捏着肥腻的乳房，下身边轻轻地摆动起来，嘴里犹自戏噱地数道：「九浅一深、八浅一深、七浅一

深、六浅一深……」女人的性趣不像男人那般速情，有个逐步累积的过程，她们更喜欢这种持续的、温柔的缠绵！

果然，只几个回合下来，顾静就浑身战栗地达到了高潮。

我随即翻身而起，掰开顾静的双腿，勐地一插到底，整进整出起来……顾静如棉花般瘫软着，一任我动作，只

是偶尔发出几声呢喃般的呻吟。很快，我就一泻如注了……人常说，回笼觉最香，可不！我搂过浑身汗湿的顾静，

再度盖好被子，两人很快就进入了黑甜之中。

我们又在青岛玩了三天，徜徉街市，大海遨游，月下小酌……这飞逝的三天，也许是我一生中最快乐、最幸福

的三天！顾静对我极好，在床上更是百般温柔、下死力气地取悦我，让我深尝了女人味。

从前我对「万千宠爱于一身」这句唐诗不理解，还嘲笑李老头浪费那２９９９个资源。这三天刻骨铭心的感触，

使我懂得了一个道理：唐诗是对的，以前是我孤陋寡闻了。「洛阳归来不看花」，一万个平庸女人也抵不上半个极

品女人！

周末的午后，我们踏上了回程。人常说，情随境迁。果然如此：一下飞机，我就明显感觉到，我俩之间的那种

契合感没了！没再说什么赘言，轻拥相别，各自回家。

星期一早晨一睁眼，我就感到了阴霾天气的逼仄。昨晚刮了一夜的急风，没有下雨，早晨开始起，风缓了，风

里头飘着雨丝，雨丝比风更长。

我迈着轻快的脚步，吹着口哨，刚出小区的大门，就接到了顾静的电话，她说，这一趟我最辛苦了，她老爸同

意我在家修养一段时间，最近就别来公司了。

托词，赤裸裸的托词！看来我鸳梦再温的计划要搁浅了。

其实我知道，顾静心里还是过不了程虹这一关，她们毕竟是好姐妹嘛。再见面相处下去，可能连我自己都把持

不住而沉湎了，何况程虹现在还撅着大肚子怀着我的种！做人啊，还是得讲点良心滴。两个成年人心照不宣，自然

都懂得适可而止的道理。我未置可否地一笑，挂上了电话。

我望着远处朦胧的高楼发了一阵痴，刚想返身回家，忽然，一辆我熟悉的黑色奥迪，无声地停在了我身边。一

个苍老的声音笑骂道：「臭小子！一清早发什么春呢，傻傻的！」这语气我再熟悉不过，是我的原靠山孙大领导！

老家伙眼睛还真毒，竟能看出我在「发春」！我钻进车里，才听到喜讯：老家伙跑「部」成功（这里的「部」，指

国务院下属的部委，成年人应该知道的），扳倒了彪哥及其姐夫，他现在成了掌握５５% 股份的一把手了！

人常说，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孙老大一年不到就令江山换了颜色，吼吼！

厉害啊，生姜还是老的辣啊！彪哥和孙老大根本不是一个重量级的！他藐视的这个糟老头子，其实是个深藏不

露的狠角色！

「守得云开见日月」。我毅然辞职的衷心表现，令孙老大极为感动，我不仅被邀官复原职，他还私下承诺我：

一旦扫清了彪哥的余孽，就提我做他的助理。

靠，这可是副总级别！

顾静夫妇仍然经常来串门，但她绝不给我单处的机会，令我十分的气恼。有次他家阿归哥因事先走了，我乘送

她出楼道的时候，强吻了她，顾静也没拒绝，就是我伸入衣摆，捏她的乳都没挣扎一下。结果非常地不好：她渐渐

地不上门了，总说忙。

程虹待产在家，顾静断了足迹后，和她煲电话粥，便成了每天固定的节目。

在电话里，两女一聊就是几小时。老婆笑骂道：「等老娘肚子憋下去，非打上门去，撕了臭丫头的懒ｂ！看她

还敢不来看我！」我也起哄道：「你撕她ｂ有什么用？该打断她的懒腿才对嘛！」我心道，你这个疯婆娘！真撕坏

了那宝贝，万一哪天逮到机会，哥还玩什么啊？好在周日下午，顾静两口子就登门了，看来老婆的「撕ｂ」诅咒还

蛮灵的哦。

我躲到阳台上去吸烟（为了下一代嘛），透过玻璃窗，看到老婆和顾静聊得很投机、很热烈，每每还传出两人

开怀的笑声。我望着顾静因兴奋而指手画脚，胸前不时掀起的滚滚波涛，不禁贪婪地咽了几口唾液：那薄薄的衣衫

下，可是一对又白又嫩、又肥又有弹性的乳啊！……我扭头看到吴一归正一丝不苟地在绕手里的毛线，像他平日做

手术似的，思绪便像被一阵急风吹散的雨丝：

哎……，哥只是个平凡的人啊！既没有唐三藏先生「人是人他妈生的，妖是妖他妈生的，如果妖有一颗仁慈的

心，那他就不再是妖，是人妖」（引自《大话西游》中唐僧经典台词）的雄辩能力；更没有周星星同学「我对阁下

的景仰有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又如黄河泛滥，一发而不可收拾……」（引自周星驰《鹿鼎记》经典语录）的玄

妙口才啊……要不然的话，哥就是费九牛八虎的力气，也要把吴一归这老小子拉下水：大家一起玩个时尚的换妻游

戏，岂不快哉？【完】